

朝向酷兒新世界：「姬圈」粉絲對田馥甄的酷兒想象與聆聽

「假如你喜歡一個女生，想知道她是不是姬佬。你可以和她聊天或觀察，從中得知她具有一定的女權傾向，關愛女性群體，也很喜歡參加音樂節，還喜歡田馥甄！那你還等什麼，趕緊表白啊」¹

在一則題為「怎麼識姬聊一下心得」的豆瓣貼下，樓主如此調侃。台灣流行歌手田馥甄²無論在台灣還是大陸的女同性戀社群內都長期被討論，冠有「拉子女神」「姬圈扛把子」³的名號。正如開頭的帖子所說，田馥甄幾乎已經成為大陸姬圈的文化符碼⁴。田馥甄的性吸引力、溫柔寡淡的氣質、同性戀情緋聞以及龐大的女粉基數，使她成為「姬仔」⁵們投射欲望和情感的理想對象。粉絲們一邊在蛛絲馬跡中尋找田馥甄的同性戀情，在豆瓣、微博和 B 站安利、八卦、進行同人創作；一邊在新歌中尋找同性情欲的暗示，在音樂軟件的評論區分享。粉絲對田馥甄本人和歌曲進行的非常規（non-normative）性/別⁶

（gender/sexuality）想像可以看作一種酷兒閱讀（queering/queer reading）（Kam 2020）。

¹ 〈怎麼識姬聊一下心得〉，豆瓣，2018。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16658364/?i=0280629JQv5h9b>

² 田馥甄是台灣女子演唱團體 S.H.E 成員，與 2001 年以藝名 Hebe 與 Selina（任家萱）、Ella（陳嘉樺）一起出道。2010 年，S.H.E 宣佈「單飛不解散」。同年，Hebe 以本名田馥甄推出首張個人專輯，以流行歌手身份在華語樂壇活躍。S.H.E 時期的粉絲基數，再加上五張個人專輯、火爆網絡的單曲《小幸運》、參加《夢想的聲音》等音樂綜藝不斷吸引粉絲，讓田馥甄成為中國大陸最流行的台灣歌手之一。

³ 田馥甄在 2017 年台灣 PTT-lesbian 拉子女神票選「最愛女神」中排名第一，在 2017 到 2019 年新浪微博「圍姬百科」組織的姬圈女神投票中都位居前三。詳見

<https://www.ptt.cc/man/lesbian/DD67/DDB1/DD3B/M.1502724207.A.993.html>；

<https://s.weibo.com/weibo?q=%23%E4%B8%AD%E5%9B%BD%E7%89%88Afterellen%23&from=default>；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65616924/?i=0284037JQv5h9b>。

⁴ 在姬圈常被討論的華語女歌手還有：曾軼可、田原、竇靖童、張懸（安溥）、戴佩妮、黃小楨、盧凱彤等。由於何韻詩被大陸封殺，在社交媒體上較難看到公開討論。相比之下，田馥甄是粉絲數最多、知名度最廣的且最有代表性的。有人稱之為姬圈暗號：「你喜欢田馥甄吗~你是姬吗？去看田馥甄演唱会吗~去面姬吗？演唱会现场=大型姬佬相亲现场」。

⁵ 姬圈、姬佬、姬仔等詞皆為中國大陸女同性戀網絡文化中的常用詞。姬圈和在互聯網活躍的女同性戀社群有所重疊，但前者更強調百合文化和娛樂屬性。姬圈、les 圈（蕾絲圈）、百合圈以及現實中的女同性戀的差別詳見下文。姬佬、姬仔是女同性戀的自稱。

⁶ 「性/別」一詞參考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斜綫在維持性別（gender）與性（sexuality）的同時也強調了二者不可分割。詳見 <https://sex.ncu.edu.tw/history/index.html>。

酷兒一詞並沒有明確的定義。作為名詞的酷兒是非異性戀正典（non-heteronormativity）的性/別，包括 LGBTQ+ 群體，而作為動詞的酷兒是「強調性、性別和性欲之間所謂的穩定關係的不相關性（incoherencies）」（Jagose 1996, 3）的姿態，是挑戰性/別、國家、語言、倫理規範性（normativity）的分析視角（Lavin, Yang, and Zhao 2017）。

現有研究對華語流行歌手的酷兒閱讀主要圍繞性/別越界（Chan 2010; 洪浚藍 2020; E. C. Li 2015; Zhao 2018）、女同志女權主義（Martin 2003; 2010a）、粉絲文化（C.-Y. Li 2012; Zhao 2018）、具體政治和產業環境下的酷兒政治（Martin 2003; Wang 2015; Chow and de Kloet 2019; 洪浚藍 2020）等方面。然而，較少研究關注最近幾年大陸的酷兒粉絲文化對流行歌手的酷兒閱讀和聆聽經驗。本文將關注中國大陸的酷兒粉絲、尤其是「姬圈」粉絲對田馥甄的酷兒想像和聆聽，討論粉絲們如何在交流、創作和聆聽中想像非常規的性/別，表達另類的自我、身份和欲望，創造一個活躍多元的酷兒世界。

一、姬圈：中國大陸酷兒粉絲文化

「姬圈」並沒有明確的定義。網路上常用「姬圈」指代女同性戀圈，但「姬圈」和現實中的女同性戀群體並不一致，和「百合圈」、「les 圈」都有所區別。一般認為姬圈由百合⁷文化愛好者組成，包容各種性/別身份，強調文化屬性和娛樂性（楊若暉 2015）。

⁷ 百合（Yuri）指女性之間的同性情誼。在日本流行文化中，百合、女同性戀和 GL（girl's love）沒有明確分別。在華文圈（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百合文化中，狹義的百合是反映女性之間精神愛的 ACG（架空）作品，GL 是反映女性之間肉體愛的 ACG 作品，而女同性戀作品反映女性現實愛情，這些構成了廣義的百合定義。（楊若暉 2015）

以豆瓣小組「豆瓣小組 589723」「百合花種植技術交流組」「Les Sky」為例，三個小組分別可視為大陸姬圈、百合圈和 Les 圈成員的聚集地。「豆瓣小組 589723」為姬圈娛樂討論小組，討論女明星同性八卦、嗑女女 CP；「百合花種植技術交流組」為百合文交流小組，分享百合小說和廣播劇；「Les Sky」為女同性戀小組，發帖徵友。姬圈和百合圈都是通過社交媒體聚集的社群，偏重文化圈層，平均年齡較年輕，與女同性戀群體有不同程度的重合；而 les 圈更接近於現實中的女同性戀社群。

姬圈是中國大陸酷兒粉絲文化（queer fan culture）的體現。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一些性/別模糊的明星、歌手和演員，和有著酷兒元素或能夠進行酷兒閱讀的流行文化媒體陸續出現。亞際跨國流行文化流動和 LGBTQ+運動、女性主義運動促進酷兒流行文化的生產、流通和消費；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孕育了新的酷兒流行文化形式，也推動酷兒網路社群和粉絲社群的形成(Martin 2016; Lavin, Yang, and Zhao 2017; Kam 2020; Zhao 2020)。粉絲通過八卦、同人創作（fan works）等活動相互連結，在共同創造的空間中對流行文化進行酷兒閱讀，與異性戀正典進行協商，塑造另類的性/別、身份和欲望。

二、對女性性/別的酷兒想像

田馥甄在姬圈的名號歸功於姬圈粉絲對女性性/別的酷兒想像。

首先，田馥甄的外型和性格特質符合姬圈推崇娘 T（外型陰柔、在關係中偏攻的女同性戀）的主流審美(E. C. Li 2015)。從 S.H.E.時期開始，田馥甄就是團體中個性和氣質的代表。溫柔清冷的外表和「攻氣十足」（性格強勢、霸氣外露）的言行形成反差，是姬圈粉絲投射想像和欲望的理想對象。

其次，田馥甄本人經常展現異性戀霸權之外的性/別和欲望。號稱「寵妻魔

王」的她，總是在隊友 Selina 面前展現「女友力」，比如在演唱會上對「愛妻」 Selina 告白，還會打趣說「因為她是老婆嘛，老婆就是拿來疼的啊，所以她想要怎樣，我們就疼她，就讓她怎樣」⁸。這樣的言行舉止打破了性別的界限，也引起女性同性情欲想像（female homoerotic imaginary）(Martin 2010b)。此外，「甄哥」在現場演出時的「撩粉」也總讓粉絲春心蕩漾。唱歌時充滿性張力的眼神挑逗和肢體律動，演唱會交談（talking）環節的「翻牌」行為⁹，都暗湧同性情欲。

田馥甄對 LGBTQ+平權的支持態度也是姬圈粉絲暱她為女神的理由。她積極參與台灣婚姻平權運動，為同志發聲。2016 年她參加了為支持台灣「婚姻平權」法案通過而舉辦的「愛最大演唱會」，表示「異性戀與同性戀，就像是單雙眼皮、左右撇子，希望大家被平等對待，能變成日常」¹⁰。2018 年她和吳青峰、陳珊妮一起發臉書呼籲粉絲投票¹¹，2019 年婚姻平權法案通過後，她也發文表態說「有愛的萬物皆能相愛」¹²。

最後，八卦、粉絲同人創作（fan works）等網路社交行為使得粉絲們能夠從「田馥甄」這一流行文化符號中獲得酷兒愉悅（queer pleasure）(C.-Y. Li 2012)。

⁸ Han。〈拉花痴 | 氣質清新脫俗的拉圈女神甄哥「寵妻魔人」田馥甄女友力 Max！〉，拉拉台，2020。
<https://lalatai.com/culture/celebrity/%E6%8B%89%E8%8A%B1%E7%97%B4%EF%BD%9C%E6%B0%A3%E8%B3%AA%E6%B8%85%E6%96%B0%E8%84%AB%E4%BF%97%E7%9A%84%E6%8B%89%E5%9C%88%E5%A5%B3%E7%A5%9E%E7%94%84%E5%93%A5-%E3%80%8C%E5%AF%B5%E5%A6%BB%E9%AD%94%E4%BA%BA%E3%80%8D%E7%94%B0%E9%A6%A5%E7%94%84%E5%A5%B3%E5%8F%8B%E5%8A%9Bmax%EF%BC%81>

⁹ 田馥甄經常在 talking 環節選一些粉絲的「荒唐」燈牌來念，這些燈牌往往都表達了女粉絲們對她的同性情欲，比如「你是我的終身大事」「田馥甄，民政局見」「我想和你睡」「田馥甄占有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x41117xa?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¹⁰ Abby。〈蔡依林、張惠妹、田馥甄！愛最大演唱會歌單：何必為我的愛致歉〉，性別力，2016。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11349>

¹¹ 鏡週刊。〈吳青峰合體田馥甄挺平權「改變世界差你一票」〉，雅虎新聞，2018。

<https://tw.news.yahoo.com/%E5%90%B3%E9%9D%92%E5%B3%B0%E5%90%88%E9%AB%94%E7%94%B0%E9%A6%A5%E7%94%84%E6%8C%BA%E5%B9%B3%E6%AC%8A-%E6%94%B9%E8%AE%8A%E4%B8%96%E7%95%8C%E5%B7%AE%E4%BD%A0-%E7%A5%A8-064435516.html>

¹² Phoebe。〈勇敢的我們，做了正確的選擇！蔡依林、田馥甄等名人力挺同婚法案〉，性別力，2019。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19250>

作為 S.H.E 中唯一一位未婚成員，田馥甄出道以來沒有公開戀情，卻頻頻與同性友人傳出緋聞，她性向的神秘常常引起台灣媒體的猜測。有關她同性緋聞的狗仔報道和她社交媒體的動態經常是粉絲們八卦的對象¹³。除了緋聞戀情，田馥甄與隊友 Selina 和 Ella 的親密關係也是粉絲們八卦和進行同人創作的素材。從 S.H.E 時期開始，甄萱（SH4ever/甄心愛萱）和萱樺（EH/Hebella）CP 粉就在貼吧、粉絲小站等空間聚集，最近幾年更多活躍與微博超話。她們從綜藝、採訪、花絮和演唱會現場等視頻中捕捉超越友誼的言行舉止，比如曖昧眼神、親吻和情話，以投射同性情欲想像；她們在論壇發表貼文討論，在 Lofter 和 B 站分享同人小說和混剪，在八卦、創作、交流和分享中共用酷兒愉悅。八卦文化和粉絲同人創作共同參與組成了「自製的酷兒文化」，讓超越性別邊界的「酷兒暗流」（queer undercurrents）能夠存在於流行音樂文化中（Chow and de Kloet 2019）。在社交媒體建立的粉絲空間中，她們能夠酷讀田馥甄的性別欲望，想像女性同性情欲，跨越異性戀正典的規範，共同參與酷兒幻想空間（Zhao 2018）的形成。如 Fran Martin（2017）在分析 BL 文化時所說，這種「創造世界」（worlding）的行為，不僅是在想像一個性別規範之外的世界，也是在創造話語舞臺，讓粉絲在亞文化的世界相互連結。而在流行音樂文化中，樂迷們也在聆聽中創造常軌之外的酷兒新世界（211）。

三、酷兒聆聽：塑造自我和世界

Jodie Taylor（2012）在 *Playing It Queer: Popular Music, Identity and Queer World-Making* 一書中說，流行音樂是酷兒塑造身份和創造世界的場所（5）。

¹³ 在姬圈豆瓣小組中常八卦的有田馥甄和鍾若涵（曾是周傑倫助理，現在是張惠妹的執行經紀人）、廖慧呈（田馥甄的助理）的戀情。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00399967/?_i=0428544JQv5h9b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40553230/?_i=0430473JQv5h9b.0430477JQv5h9b

在聆聽田馥甄音樂的過程中，粉絲們捕捉歌曲中的同性情欲，在情歌中產生共鳴、釋放情緒、塑造自我，在線上和線下的共聽實踐中彼此連結，共同創造異性戀正典之外的世界。

1. 文本和副文本的曖昧空間：含蓄的同性情欲

田馥甄一些歌曲的歌詞文本和圍繞歌詞的副文本（paratext）¹⁴為樂迷想像同性情欲提供了空間。

2020年發行的專輯《無人知曉》中，有兩首歌常被粉絲們進行酷兒解讀。單曲《懸日》的宣傳文案分享了一段看到前女友交了新男友黯然神傷的故事。這段由田馥甄自己寫文案很難不讓人懷疑是她的親身經歷。主人公對香水和妝容的敏感¹⁵，都暗示著女性視角。¹⁶到了歌曲和MV中，故事裏的「你」是男性，對「你」念念不忘的是女性¹⁷。文案的模糊性和開放性讓粉絲能夠投射女性同性情欲的想像。

《無人知曉》的同名曲則因為歌詞被不少樂迷視為「彎戀直」的「同志歌」。「同類」的豐富內涵，愛而不得、止於曖昧、無人知曉的情節，都似乎勾畫了愛上直女朋友的女同性戀「不逾越那條線」、「難以昭告世界」的卑微¹⁸。

流行音樂敘事和意義的隱晦和開放保證了一種「含蓄的可聽性」（audibility in reticence）（Martin 2003）。含蓄在編碼的言說和解碼的聆聽中展現了流行音樂

¹⁴ 副文本，也稱側文本，是 Gérard Genette 提出的五種「超文本」之一，指圍繞著主文本以呈現主文本的文字。

¹⁵ 「接近的時候無意間聞到你身上的香水味換了，注視著你的唇上抹了淡淡的粉色唇膏，還是似乎只有我才察覺得到的那抹藏不住的笑意，今天的你，不一樣了。」

¹⁶ 〈長文分析：田馥甄《懸日》姬達故事解密〉，豆瓣，2020。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63358685/?_i=0300520JQv5h9b

¹⁷ 「我很喜歡你的她 多配你呀」「趕緊拿出我的手機 也讓你看看我的他」

¹⁸ 「你也算 夠謹慎 的同類 踏著卻 不逾越 那條線」「難以昭告世界 愛上你多優越」

在傳遞非常規性/別的複雜性。歌詞中抽象的符號和詩意的敘事創造了曖昧的空間，無法言明的欲望與情感在聆聽時賦予文本意義。

2. 感傷情歌：聆聽酷兒的生命經驗

田馥甄的歌曲不僅被反復酷兒閱讀，也在被聆聽時通過身體和情感與酷兒生命經驗相連，參與酷兒自我身份的建立。

一首歌字詞的修辭排列和歌手的聲音介入共同構成了作為言說行動（speech act）的歌詞（Frith 1998，轉引自洛楓 2022，54）。歌詞、旋律節奏、和聲音效和歌手嗓音一同表述情緒和意義，在演唱和聆聽的過程中喚起聽眾的感官和情緒。田馥甄最流行的歌曲都是緩慢抒情、朗朗上口的芭樂（ballad），其中又以感傷情歌（torch song）居多。情歌能夠讓人們表達和處理愛情中的各種感覺，是對現實經驗的敘述（Frith 1998, 164-165）。田馥甄以她溫柔而有力的「田氏唱腔」、獨特的咬字和尾音，伴隨著鋼琴和吉他的敘述以及弦樂的烘托，對情緒、氛圍和文本進行詮釋，講述著苦戀中的卑微、偏執、遺憾和寂寞，唱出情緒的起伏波動。這些「田氏情歌」在聆聽中影響著酷兒主體當下的感官和情緒。歌曲中反復出現的人稱代詞「你」「我」，召喚著聽者自我代入；模糊的性別指涉給予酷兒群體情感投射的空間；對暗戀與失戀的表述調動相應的情緒經驗，引發強烈的共鳴；通過聆聽，日常生活中被壓抑的抑鬱情緒得以釋放。

這些壓抑和抑鬱是異性戀正典（heteronormativity）（Berlant and Warner 1998）通過情緒（emotions）對身體的塑造，是一種「不適感」（discomfort）（Ahmed 2004）。而在聆聽這些感傷情歌時，我們重新體驗和品味這種不適感，擁抱異於婚姻、家庭、生育的異性戀正典時間的「酷兒時間」（queer time）

(Halberstam and Halberstam 2005)。在不適感中，我們感覺酷兒，也看到正典之外的與規範共存的可能(Ahmed 2004)；在音樂中，我們找回了屬於自己的舒適空間，在釋放的抑鬱情緒中享受酷兒愉悅。

聆聽流行音樂的過程中感官的愉悅和內心的共鳴幫助理解自我(Frith 2007, 轉引自洛楓 2022, 27)。音樂不僅能夠反映聽者的性/別欲望和經驗，還幫助塑造性/別主體(Taylor 2012, 8)。在田馥甄的情歌中，酷兒樂迷們表達著無法用言語直接傳達的愛和欲望，在歌手與自己心中聲音的相互應和中，在隨著音樂律動的身體中，在對過去傷痛的追憶和對未來可能的想像中，感受著自我的存在。是流動的、無限的、循環往復的音樂喚起了那個「存在於異性戀正典的時間結構之外的自我」(Taylor 2012, 49)。

3. 在共聽中彼此連結和創造世界

在表達個人身份之外，音樂還意味著集體身份的直接體驗(Frith 1987, 轉引自 Taylor 2012, 45)。田馥甄的酷兒粉絲在綫上和綫下的共同聆聽中連結彼此。由於在生命經驗中擁有相似的情感結構，音樂「藉由情感的相互感染與共鳴」而讓「共聽」成為集結的方式(戴尹宣 2021, 170)。

除了在豆瓣小組分享歌曲，網易雲音樂、QQ 音樂等音樂軟件也是樂迷們聚集的場所。在歌曲的評論區下，常看到情緒的抒發與回應。在網易雲音樂《無人知曉》的評論區，「這歌同志聽不得 喜歡的時候不能宣告世界他有多好 分手了找不到發泄點 從戀愛到失戀無人知曉」這條評論獲得了八千多個讚和近三百條評論；「女同訊錄（女同性戀）深愛直女，愛而不得，聽哭我」這條評論下，有許多女生評論「是我」「快跑」。分享、評論、點贊和回復的動作讓聆聽時歌者與聽者的共鳴延申為聽者之間的共鳴，產生一種「共聽」的親近性（affinity）。而在

實體空間中，這種心理的親近性被身體的接近強化，在此時此刻的在場中想像著過去共同的經驗與感受。而當演唱會的視頻被傳到網路上，彈幕和評論繼續將「共聽」的連結性延續。

在「共聽」的連結中，酷兒主體超越「此時此刻」(here and now)的束縛，思考並感受一個彼時彼刻的未來(then and there)(Muñoz 2019)，參與新世界的創造(queer world-making)(Taylor 2012)。田馥甄的音樂反映了對現代都市女性現狀的思考¹⁹。《無用》《皆可》的超然，《獨善其身》《你快樂未必我快樂》的愛己，《終身大事》的叛逆，《諷刺的情書》的自省，都體現出對女性獨立自主的呼喚，對愛情和婚姻的叛逆。這些充滿女性主義和獨身主義色彩的歌曲為「不可能的愛」提供了另類的出路——在父權制度和異性戀霸權之外的空間獨善其身。在聆聽和共聽中，我們被療愈和賦能，看到新世界的可能。

四、結語

酷兒是拒絕「此時此刻」(here and now)，執著於另一個世界的潛力或可能(Muñoz 2009)。在酷兒創造的新世界中，我們能自在地生活、存在和愛，我們能盡情享受酷兒愉悅。田馥甄和她的酷兒粉絲和樂迷們共同參與「創世」(world-making)的過程：田馥甄對女性性/別的展演和對歌曲的演繹成為粉絲們進行酷兒閱讀的材料，通過八卦、創作和分享建立了一個酷兒幻想空間。在音樂的演唱、聆聽與共聽中，酷兒情感得以抒發，自我身份得以表達，不同身體通過聲音與情感彼此連結，一同回望過去、感受當下、構想異性戀正典之外

¹⁹ 享入飛飛 323。〈自愛的不寂寞：田馥甄的文藝氣質塑造及歌曲中的解構與女性主義〉，豆瓣音樂，2017。<https://music.douban.com/review/8343284/>
濕地煙花。〈「田馥甄」是音樂工業的精緻產物，還是自我鮮活的真正歌者？〉，豆瓣音樂，2020。<https://music.douban.com/review/12878274/>

的未來。在創造世界的過程中，我們協商和建構非常規的性/別、身份和欲望，想像和表達新的自我。

中國大陸流行文化和粉絲文化中的酷兒性一直有著去政治化、商業化和娛樂化的特點 (Wang 2015)，粉絲對 CP 同人創作「虛構性」(fictionality) 的強調可能加劇性少數的邊緣化，弱化對異性戀霸權的批判力度(Zhao 2018)。但另一方面，這是把現實中邊緣化的情欲和性/別身份投射到主流文化想像中，是特殊歷史社會環境下的酷兒策略(Zhao 2019)。在中國政府對 LGBTQ+內容審查愈發嚴格的情況下，流行音樂粉絲的酷兒想像和共聽提供了相對自由的空間，讓我們能跨越性/別規範的藩籬，想像另類的可能。

參考文獻

- Ahmed, Sara. 2004. "'Queer Feelings' in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144–67.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Berlant, Lauren, and Michael Warner. 1998. "Sex in Public." *Critical Inquiry* 24 (2): 547–66.
- Chan, Natalia Sui-hung. 2010. "Queering Body and Sexuality: Leslie Cheung's Gender Representation in Hong Kong Popular Culture." *As Normal as Possible: Negotiating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133–50.
- Chow, Yiu Fai, and Jeroen de Kloet. 2019. "Out in the Undercurrents: Queer Politics in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Edited by Fred Everett Maus and Sheila Whitele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usic and Queerness*, January. <https://doi.org/DOI:10.1093/oxfordhb/9780199793525.013.80>.
- Frith, Simon. 1998. *Performing Rites: On the Value of Popular Mus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lberstam, J. Jack, and Jack Halberstam. 2005.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Subcultural Lives*. NYU Press.
- Jagose, Annamarie. 1996.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Kam, Lucetta YL. 2020. "Fandom—Transcultural Desires and Lesbian Fandom." *Keywords in Queer Sinophone Studies*, 132–52.
- Lavin, Maud, Ling Yang, and Jing Jamie Zhao, eds. 2017. *Boys' Love, Cosplay, and*

-
- Androgynous Idols: Queer Fan Culture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i, Cheuk-Yin. 2012. "Queering Urban Popculture: Exploring Tactics in the Ho Denise Wan See (Hocc) Fandom in Hong Kong." In *Hidden Cities: Understanding Urban Popcultures*, 43–53. Brill.
- Li, Eva Cheuk-yin. 2015. "Approaching Transnational Chinese Queer Stardom as Zhongxing ('Neutral Sex/Gender') Sensibility." *East Asian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1 (1): 75–95.
- Martin, Fran. 2003. "The Perfect Lie: Sandee Chan and Lesbian Representability in Mandarin Pop Music."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4 (2): 264–79. <https://doi.org/10.1080/1464937032000112999>.
- . 2010a. "Feminist Girls, Lesbian Comrades: Performances of Critical Girlhood in Taiwan Pop Music." *Girls in the World: Histories of Girls in a Global Context*, 83–102.
- . 2010b. *Backward Glances: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s and the Female Homoerotic Imaginary*. *Backward Glanc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515/9780822392637>.
- . 2016. "Queer Pop Culture in the Sinophone Mediasphere."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East Asian Popular Culture*, 205–15. Routledge.
- Muñoz, José Esteban. 2009. *Cruising Utopia: The Then and There of Queer Futurity*. Sexual Cultur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 2019. "Cruising Utopia." In *Cruising Utopia, 10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Jodie. 2012. *Playing It Queer: Popular Music, Identity and Queer World-Making*. Bern ; New York.
- Wang, Qian. 2015. "Queerness, Entertainment, and Politics: Queer Performance and Performativity in Chinese Pop." *Queer/Tongzhi China: New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Activism and Media Cultures*, 153–78.
- Zhao, Jamie J. 2018. "The Ebb and Flow of Female Homoeroticism in the Online Chinese Queer Fandom of Super Voice Girl (2006)." *The Journal of Fandom Studies* 6 (1): 33–45.
- . 2019. "The Emerging 'National Husband': Queer Female Fantasy in Popular Culture." In *Love Stories in China*. Routledge.
- . 2020. "It Has Never Been 'Normal': Queer Pop in Post-2000 China."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0 (4): 463–78.
- 戴尹宜. 2021. "共聽的情感實作：臺灣當代女同志獨立音樂聆聽經驗." 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Master's Thesis, 國立臺灣大學.

<https://doi.org/10.6342/NTU202100695>.

楊若暉. 2015. 少女之愛：台灣動漫畫領域中的百合文化. 台灣: 獨立作家.

洛楓. 2022. 獨角獸的彳亍. 香港詞人系列. 香港: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洪浚藍. 2020. “閱讀「蔡依林」——流行音樂的性／別形象展演與地緣政治解讀.”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Master's Thesis, 國立臺灣大學.

<https://doi.org/10.6342/NTU202003890>.